

松蔭人畫漫錄

丙寅夏初白雲山題卷



松蔭齋漫錄卷三目次

尊聞閣筆記

雲衣道人

王秀才

覃守備

相術奇驗

某甲

巧騙

炮艇飛空

鄧解元殺虎

笛中奇遇

淮安某生

聘盟日記

大蛛

節母化子

蛙妻

誤尼爲僧

合家肥腩

乩仙軼事

外蒙古與俄羅斯接境紀略

宿松婦

巨蛇入禪

天師拿妖

蛇報怨

黔客

彭生

鱗鳴

某生

屍聲

南洋

產犬

蛟異

嫠婦生兒

衲子畏服

某令

老翁

厚施巧報

某宦

泥貓捕鼠

狐婦

貞女獲龜

夢點狀元

錢生

何甲妾

瘡作人言

鬼神戒訟

縊鬼

張禹門

狐祟

風挾舟

劣吏慘報

可兒

石大郎

名醫治奇症

龍異

某生

李媼

隣舟姬

空際傳聲

記侯家林河工合龍事

鴛鴦錯

金龍船

蛇王生日

雜誌三則

折獄細心

蛇祟

官兵逐賊

雙石龜記

何首烏

奇案

孝子復仇

記聞

牧童遇怪

相者

武弁能詩

神譴土豪

老婦再嫁少年

記聶氏二孝子

誤葬果餌

刀筆孽報

某婦

費烈婦

工人遇祟

一筆虎

杭州東嶽廟冥判瘋人案

曾貞女

餘姚黃氏父子

女仙降乩詞

棺中偶

陳氏散財贍族記

關亡

朱烈婦

咬舌尖

上饒某氏

陳女

蔣某

老僧

記倪孝子事

孝子水

記籠鳥小果報

牆上冒血

陳節婦

南園瑣錄

鬼討房飯錢

吞壁虎

朱烈婦

腹內蟬鳴

金節婦傳

神童書虎字

朱丐

門客嚼舌

漢鎮萬壽宮

狐崇

項雲樵

測字奇中

狐仙索債

貨郎遇魅

漕弊沉冤

蛋婦奇胎

產龜

蔭樹神

賢婦保家

漁婦產怪

鵝代死

誕怪

冤魂附體

松蔭齋漫錄卷三

尊聞閣筆記

雲衣道人

見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

雲衣道人者。廣州名諸生也。少操舉業。蜚聲庠序。奈文章憎命。屢困場屋。妻死子亡。乃託其後事於弟李黼堂。遁跡黃冠。拜雲涯道士爲師。尚恬退。不與儕輩伍。曾棲丹於粵秀山之三元宮。見道場勢利。過於豪門鷹犬。乃歎曰。城市道場。原不過爾爾。捲其行單而去。入羅浮。棲白鶴觀。嘗隨道僮登飛雲頂。羅浮之最高峰也。登時赤日如火。仰視高天。蕭然無雲。比至巔。則峯勢隨雲作欲奔狀。縱目太虛。不知更有何物。誠有如所謂太虛者。迴視大千世界。則雲氣蒼莽而已。覺所謂齊州九點煙者。猶屬詩人憑虛幻擬。俄而天風怒號。雲氣散盡。道童急以棉花授之。使塞兩耳。曰。天風厲。不塞之。則風入耳孔。恐致聾焉。道人見雲消日出。四圍皆作空明世界。俯視山中之參天古木。皆如草如莖。曰。登岱山。天下小。自是奇語。然非身歷者不知也。僅引之峰隈。

處有天生怪石如禪牀。居然可臥。僮曰。師曾見此詩句否。道人視之。則怪石之光潔處。書飛雲頂上看飛雲七字。墨氣淋漓。筆力遒勁。諦現之。墨色作蒼翠意。濕潤欲流。疑爲雲氣所蒸也。遍考羅浮古跡。無所謂此者。究不知何人所作。長空風雨。竟不能磨滅。豈山靈欲留此名句以鎮洞天福地耶。道人下山時。猶覺雲氣滿身。乃改號雲衣道人。嗣隨師雲涯作雲水遊。至武昌。遂不行。以茅結廬。雲涯捨之以去。有粵人宦遊楚北者。見之。審其來歷。知爲粵人。勸募化建庵。則曰。吾視此草廬。亦可有可無。何更多事。又勸其投叢林棲止。則曰。我視彼猶化城火宅。恐不耐薰蒸也。宦知其有養。授資使建廬。辭不受。亦無故作高尚意。居人不見其炊煙。或問之。則曰。吾從叢林作雲水餐耳。然從無人見其出人叢林者。連宵風雨。擊柝者意其廬漏。試窺之。則席草酣眠。呼之不應。居止以來。無惑人事。施之。或受或不受。或馴如木鷄。或叱咤風雲。如塵世臥虎。居人習慣。且忘其爲道士也。後粵官重履其地。則廬存而道人已杳。訪之居人。言羽化已兩月餘。居人愛之。不削其廬。留爲紀念。好事者或投以瓣香。率以爲

例一夕其廬火。遂毀滅無跡。蓋香火餘燼所改。或謾諸道人之靈。則過矣。宦訪知其葬所。爲封堆植樹。誌其墓焉。

王秀才

見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申報

王秀才者。金陵人。佚其名。放浪不羈。喜作挾邪游。工飲啖。一舉百觴。無醉容。性峭直。聞人間不平事。輒怒髮上指。躍躍欲起。尤精技擊。興酣起舞。殆不啻百人敵也。一日見遊方僧。負高肩擔。此世所爲少林嫡派。能拳勇者。秀才飛一足踢之。僧急側身避。秀才銳進。僧即卸擔與鬪。良久。秀才勢漸不敵。大呼求罷。僧一笑而止。秀才知非常人。延入家中。供養兩月。而盡其技。後髮匪人城。秀才率鄉兵巷戰。衆寡不敵。乃賦絕命詩投水死。

覃守備

見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申報

覃守備。襄陽人。家世清白。父爲貧累。作客於樊城者數十稔。母年四旬。每索不得男。因禱於武當之宮。始獲娠焉。期年分娩。至落地時。不啼亦不動。觀之一肉球也。大如

瓜母疑爲不祥。棄之水窰。乃閱一晝夜。尙蠕蠕然蠢動於窰中。母奇之。取而剖視。男也。呱呱之聲。徹於比舍。知爲英物。喜挹而歸。哺養至五歲。父逝世。母子幾難自存。幸母賢。藉針撫孤。歲歷冰霜者。又十有二年。覃某稍長。狀貌魁梧。每以囚人而炊爲恨。然性至孝。代母操作。恂恂然以子兼媳矣。嗣應某軍門募。日得錢。輒以供母。母以藐諸孤。不使遠離膝下。覃因告母曰。兒坐食而令母勞。不若兒從軍而令母安食也。母許之。於是從軍門東下。雖讀書不多。而兵法動與占合。故所向披靡。一日。軍門率兵擊賊於皖江。覃料其難進。急以十數騎伏於險。以逆勁旅。全軍乃得生還。遂爲軍門所器重。屢著戰功。薦升至都閫。迄軍竣。補當陽守備。迎母至署而就養焉。

相術奇驗

見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申報

某都轉者。浙籍也。流寓秦中。少業儒。兩應童子試。輒見擯於有司。棄而學賈。年餘。又無所成。爲師所逐。徘徊中途。進退維谷。時城隍廟有一叟。相人良驗。以是門外屢常滿也。一日。賓客雲集。叟都無所許可。瞥見都轉。大驚曰。此貴人也。胡落拓至此。急推

之上座。端視良久。曰。惜天庭稍缺。且有晦紋。故不得蜚聲翰院。兼主早歲遽遭。然當以他途進官。可至三品。三年後。即有奇遇。可以騰達直上。第目下有災。宜慎防之。遂問近作何圖。都轉悉以告。叟乃挽留宿廟中。事奉甚恭。臨行。又出金爲贈。都轉抵家後。無所事事。日遊廛市中。並出贈金製衣履。其隣捕役也。時有大盜未獲。見都轉蹤跡可疑。捕而繫之獄。幸城守與封翁善。爲詳剖於縣尹。事始得寢。後兩年。家計日益落。爲人傭書。轉徙至關外。時有貴官被謫戍邊。途中見都轉。談次頗洽。遂携以同行。及達戍所。貴官病。從僕盜資各亡去。都轉感其恩禮。不忍相捨。延醫調治。日夜奉湯藥。惟謹。貴官愈。旋起復。總督軍務。爲都轉納資爲司馬。累立戰功。所向克捷。歷擢至觀察。以招降巨寇。晉秩都轉。山左後謝病歸。優遊林下。享清閒之福。日者旋由秦中來投。都轉贈數百金。爲置產。使移家來居。日與遊。引爲座上客云。

某甲

見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九日申報

某甲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里居。家無恒業。嘗往來吳楚間。人亦莫之異也。

軀幹短小。雙目閃閃有光。與人交。未嘗有忤。能爲大幅山水。氣象雄渾。巖壑萬千。然甚自矜惜。不肯多作。或以金易畫。涕唾走不顧。飲以酒數斗。不醉。輿酣則解衣磅礴。從店家乞丐紙筆。盈縑累幅。頃刻而成。故欲得其迹者。多從酒家求之。偶至金陵。厲南城。鄰有婦姑皆孀居。相倚爲命。母家欲奪婦志。婦不從。喧聲達里巷。婦翁素無賴。爲暴里閭。鄰人雖竊非之。然懾其勢。不敢爲左右袒。甲怒髮直指。急出責以大義。婦翁怒。喚卒從毆之。略一交手。數人皆跌出數十步外。婦翁懼。乃率衆罷去。甲知婦家必不肯休。乃作狀使其姑投之。一切使費。皆甲爲之酬付。後姑狀得直。走謝甲。並謀償所負金。而甲已於先一夕移去。人皆以爲有俠氣。嘆美不置。嗣有人在武昌。見甲已披剃爲僧。方據座說法。壇下膜拜者。以千百計。其人俟人散。叩以往事。僧不言。及端節後再訪之。則又移鉢他處矣。嗟嗟甲之所爲。可謂畸矣。見義勇爲。有恩而不受報。此古俠士之所難。不圖於今見之也。然觀其混跡塵市。托足空門。豈其有托而逃。亦有大不得已於中耶。噫。異矣。

巧騙

見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申報

有甲乙丙三人在誠信煙館吸煙。甲乙對臥。丙坐於旁。甲之手巾包內有洋錢四十元。置於枕邊。正在吸煙之際。忽有一人於甲背後向乙丙作搖手狀。即將手巾包取去。又笑向乙丙低言云。切勿作聲。乙丙認爲甲友。聊以相戲。故亦不疑。旋見竟出門而去。遂向甲告知其故。甲即趕出追喚。已不及矣。諺所謂賊有賊智。洵然。

炮艇飛空

見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申報

無錫惠泉寺之後山門。濱於太湖。一望寥廓。有太湖水師左營左哨砲艇二艘。銜尾停泊。前月初九日。風暴陡起。舟中正整理錨練。忽旋風一激。將在前之砲艇吹上半空。落於岸畔。衆皆驚駭不止。後船上一勇見之。懼其再爲吹落。急跳身上岸。不料此勇方跳上。此船已激上矣。飄蕩半空。一落千丈。遮壓此勇之身。以船腹壓人腹。頃刻齏粉。臟腑俱裂。旁有一勇名陳貴芳者。金陵人。見之駭極。神魂飛散。遂成痴呆。云此係哨官陳君維新之戚屬言之。

鄧解元殺虎

見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申報

鄂渚之古黃西南一帶。崗巒叢疊。草木葱蘢。時有巨獸往來。臥伏於其中。麓有古刹。名曰迴龍庵。依山而立。結茅爲瓦。寺後菜畦半畝。近因住持僧出遊。漸就荒蕪。綠茵如席。色遍葦蒙。隣右牧牛兒。往往結伴而往刈草圃中。一日牧童三四人。潛入廢圃。正在輕運月鎌。疾施風剪。瞥見牆陰叢草中。伏一黃毛斑虎。一聲長嘯。谷應山鳴。牧童驚倒。即棄草而返。近有鄧解元者。多膂力。善用寸標。發無不中。以無心時事。隱於半畦雲谷中。野服黃冠。蕭然自得。人有見之者。莫辨其爲戟門將才也。是日聞庵後有虎患。遂選村中壯士九人。中有鐵工。又善火鎗。解元與之撥草搜尋。相距十步外。虎忽昂首蹲視。鐵工手擊一鎗。中虎額。虎遂縱身一躍。高與簷齊。又用雙爪前撲。解元奮步直前。右手挾住虎項。虎雖前後低昂十餘次。哮聲震動山谷。而解元一手擒定。任其顛簸。而不稍釋。少頃。以利刀洞刺虎目。血濺丈餘。遂斃。觀者咸爲咋舌。而鄧解元從容不迫。其神勇歟。

笛中奇遇

見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

錢翁閩人也。家世業賈。翁少讀書。粗解章句。父死。肆中乏人照料。遂不竟所學。棄而爲賈。性肫篤。無所嗜好。獨喜吹笛。嘗以兼金購笛一枝。飾以金玉。視同拱璧。每逢天清月朗。輒據胡床吹之。以遣岑寂。聞有善吹笛者。雖千里訪之。不以爲遠。必從之游。盡其技而後已。嘗乘舟泛洞庭。天低野曠。素水不波。翁醉後興酣。倚舫三弄。木葉自下。宿鳥亂飛。曲終。臨流長笑。意頗自得。適隣舫有三客坐船頭聚飲。中一少年。竊竊私語。似有微詞。翁覺其譏己。急過舟求教。少年曰。君技誠精矣。然未合於古也。請假笛一奏。薄技可乎。翁從之。少年俯唇而吹。翁凝神靜聽。覺心如止水。萬念皆空。爲人間之所未有。乃長跪求爲弟子。少年於袖中出書一卷相贈。翁歸而按譜習之。遂妙絕天下。後歷紅羊之劫。翁年已六十。家破於賊。乃走從軍。大帥以其謹願。甚倚重之。帥故精樂律。尤好笛。由是益引翁爲知己。欲以翁名列刻章入告。翁以老辭。乃更保其三子。皆擢至縣令。長子補官湘中。翁年七十。猶能爲子理度支云。

淮安某生

見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申報

淮安某生者。故家子也。少聰慧。走筆成文。老師宿儒。歛手推服。皆以謝不及。鄉里羣器重之。生亦頗以自負。十六。廩於庠。聲譽藉甚。同輩思所以交歡之。每置酒秦樓。招生飲。生素不羈。自是益縱情花酒。自命爲風流名士。十八。娶妻某氏。農家女也。生父母少時所聘。雖貌僅中姿。而妝奩豐厚。性復婉淑。能伺翁姑意。得其歡心。事生亦能執禮維謹。生自以爲金馬玉堂人物。當入侯門。爲乘龍佳婿。以妻家門戶式微。頗不慊意。由是閨房之內。恒以白眼相加。妻悉容忍之。不敢與較。生又毀妻嫁物。供狹斜游。妻念以身事人。復何惜此身外之物。且聞生才名素著。必非久下人者。盡以鎖鑰付生。聽其所爲。生家貧。婦翁歲周卹之。以爲常。生偶至其家。必盛設相待。遇有時物。必出重價購買以饋。然生每以老農呼之。人前相見。亦鄙不爲禮。婦翁雖內愧於心。然無如之何。父母聞之。責生不應背德。生置不聽。且笑爲迂。未幾。父母卒。婦翁家漸貧。酬應亦不能如前之豐。妻奩具又爲生蕩廢淨盡。自是益厭棄其妻。終日尋隙。